

银河边缘

GALAXY'S EDGE

002

冰冻未来



人民文学出版社

银河边缘

GALAXY'S EDGE

002

冰冻未来



人民文学出版社

Galaxy's Edge: A Frozen Future

All translation material is either copyright by Arc Manor LLC, Rockville, MD, United States, or the respective authors as per the date indicated in each issue of the magazine.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rrangement with Arc Manor LL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8 Chengdu Eight Light Minutes Culture Communication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All translated material of Galaxy's Edge: A Frozen Future is selected from Issue 1-10 of Galaxy's Edge 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by special arrangement with Arc Manor/Phoenix Pick, Rockville, Maryland, United States.

所有翻译小说版权均为美国马里兰州罗克维尔市的 Arc Manor 有限责任公司所有, 或者为每一篇中所注明的各位作者所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冰冻未来 / 杨枫, (美) 迈克·雷斯尼克编.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
(银河边缘)
ISBN 978-7-02-014613-0

I. ①冰… II. ①杨… ②迈…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小说集—世界—现代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25104 号

策划编辑 赵 萍
责任编辑 涂俊杰
责任印制 徐 冉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00千字
开 本 68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8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8年1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4613-0
定 价 43.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录

Contents

主 编

杨 枫

[美] 迈克·雷斯尼克

总 策 划

半 夏

版权经理

姚 雪

项目统筹

戴浩然

外文编辑

姚 雪 范轶伦

胡怡萱 余曦赟

中文编辑

戴浩然 田兴海

李晨旭

美术设计

付 莉

封面绘制: GuangYuan

主编会客厅

- 盛名之下，糗事一箩筐 1
/[美] 迈克·雷斯尼克 著 华 龙 译

重磅推荐

- 牢狱之花 5
/[美] 南希·克雷丝 著 denovo 译

名家访谈

- 《银河边缘》专访乔治·R. R. 马丁 41
/[美] 乔伊·沃德 著 屈 畅 译

明日经典

- 霸王龙雷克斯 49
/[美] 大卫·杰罗德 著 胡永琦 译

- 外星狗吃了我的皮卡 65
/[美] 梅赛德斯·莱基 著 刘为民 译

科学家笔记·冰冻未来

- 人体冷冻这场赌博 75
/[美] 格里高利·本福德 著 胡 致 译

中国新势力·冷湖奖专辑

- 冷湖之夜 85
/ 王诺诺

- 灵魂舞者 103
/ 段子期

- 冷湖，我们未了的约会 133
/ 宝 树

超短科幻

- 宇宙创造者的工作今日面试 181
/[美] 尼克·迪查里奥 著 华 龙 译

纯粹幻想

- 从洋葱到胡萝卜 187
/[美] 罗伯特·谢克里 著 罗妍莉 译

- 从此幸福快乐及幻想故事两则 205
/[美] C. L. 摩尔 著 琥 珀\艾德琳 译

长篇连载

- 黑暗宇宙 02 213
/[美] 丹尼尔·F. 伽卢耶 著 华 龙 译

幻想书房

- 《玩家一号》等四部 278
/ 刘皖竹 译

Editors in Chief
Yang Feng Mike Resnick
Executive Director
Ban Xia
Copyright Manager
Yao Xue
Project Coordinator
Dai Haoran
Editors for Translated Works
Yao Xue, Fan Yilun Hu Yixuan, Yu Xiyun
Editors for Chinese Works
Dai Haoran, Tian Xinghai Li Chenxu
Art Director
Fu Li
Cover Artist : GuangYuan

THE EDITOR'S WORD 1

/ by Mike Resnick

FEATURE

THE FLOWERS OF AULIT PRISON 5

/ by Nancy Kress

THE GALAXY'S EDGE INTERVIEW

GEORGE R. R. MARTIN 41

/ by Joy Ward

FUTURE CLASSICS

REX 49

/ by David Gerrold

ALIENS ATE MY PICKUP 65

/ by Mercedes Lackey

A SCIENTIST'S NOTEBOOK

A FROZEN FUTURE 75

/ by Gregory Benford

**CHINESE RISING STARS:
LENGHU AWARD-WINNING WORKS**

INTO A WARM COLD NIGHT 85

/ by Wang Nuonuo

SPIRIT TRAVELLER 103

/ by Duan Ziqi

A FORGOTTEN DATE 133

/ by Bao Shu

SUPER SHORT

**CREATOR OF THE COSMOS JOB INTER-
VIEW TODAY 181**

/ by Nick DiChario

PURE FANTASY

CORDLE TO ONION TO CARROT 187

/ by Robert Sheckley

**HAPPILY EVER AFTER AND TWO FANT-
ASIES 205**

/ by C. L. Moore

SERIALIZATION

DARK UNIVERSE 02 213

/ by Daniel F. Galouye

BOOK REVIEWS 278

/ by Paul Cook, Jody Lynn Nye and Bill Fawcett

盛名之下，糗事一箩筐

THE EDITOR'S WORD

[美] 迈克·雷斯尼克 Mike Resnick 著

华龙译

欢迎欣赏第二辑《银河边缘》。和第一辑一样，也和未来的每一辑一样，同样是新老故事应有尽有，回顾与评论不一而足。重新亮相的老故事都是颇负盛名的作家写的，当初大家可能与这些故事失之交臂；而新故事的作者都是我们对之有着殷切期望的后起之秀，他们的前途不可限量。

那么接下来，我要讲一讲与那些颇负盛名的作家有关的话题……

本辑我们有一位殿堂级的名家。杰出的 C. L. 摩尔是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我最喜欢的两三位作家之一，我向大家保证，这绝非我一人之见。她二十岁出头就开始发表作品了，她的第一篇作品《珊布吕》刊登于 1933 年的某一期《怪谭传奇》杂志上，绝对是经典之作。

好吧，应该这么说，《珊布吕》算是她第一篇在专业杂志上发表的作品，但咱们要说清楚，她真正的处女作是发表于《漂泊》杂志 1930 年 11 月号上的那篇《此后永远快乐》，《漂泊》是印第安纳大学的学生杂志。这篇故事很短，但显示出她早在那时就精于此道了。真是令人激动啊，本期《银河边缘》在时隔八十三年（《银河边缘》美国版创刊于 2013 年）之后能再次奉上 C. L. 摩尔的这篇处女作。感谢凯瑟琳写下这篇故事，也要感谢安德鲁·莱普泰克将它重新挖掘出来。

那么为什么（我听到有人要问了）她被称为“C. L. 摩尔”，而不直接叫她“凯瑟琳·摩尔”呢？¹一般的看法是，她想要在这个男人横行的领域里隐藏自己的性别。符合逻辑，但绝不是那么回事。她其实是为了在自己的老板跟前隐瞒自己的名字，她的老板是一位银行经理，对于廉价通俗刊物深恶痛绝。

这算是一桩挺有意思的趣闻轶事吧？

1. C 是 Catherine 的缩写。

没错，绝对算是……不过这只是万花丛中的一点红而已。

很多人对于我们这个领域中的诸位大家都很有兴趣——可惜啊，其中很多都已经离我们而去了——我想我会与诸位分享一些关于他们的回忆，赶在他们被我和其他人彻底遗忘之前。

晚年的罗伯特·谢克里与我交情甚笃，他甚至在去世前的那一年都是我的合作者。

鲍勃¹偶尔也会遭遇写作的瓶颈，但他有一个能力挽狂澜的绝招。他规定自己每天至少要写出五千个单词。如果实在想不出什么可写的了，他就把自己的名字写两千五百遍。在他处于瓶颈期的那些日子里，他就坐下来，强迫自己开始打字。下面这段话是他本人所说：“在我把‘罗伯特·谢克里’敲了八九百遍之后，潜意识里就会钻出来一个小小的编辑说：‘真混蛋，你真要傻坐在这里接着敲剩下的三千三百个单词啊？有这工夫你还不如写个故事呢。’”

据鲍勃说，这招屡试不爽。

E. E. 史密斯“博士”²是我亲眼见到的第一位作家，那还是在1963年的世界科幻大会上。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男士，对那些狂热的爱好者平易近人，喜爱有加。我一直都觉得他最伟大的创作，除了“透镜”和“透镜人”，就是随季节而变化的普露尔行星的人。博士的女儿维娜·崔斯特蕾尔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而且我曾在中西部科幻大会以及河流科幻大会上每年都见到她。有一次她谈起自己一次又一次给爸爸出主意的事情。于是我问是怎么回事儿，在杂七杂八的各种创意里，她提到说普露尔人其实也是她创造的。

维娜还创造了克拉丽莎不得不赤身裸体的那颗行星。她告诉我说，博士买了一幅据此创作的极其漂亮的绘画作品，而博士夫人只看了一眼，就把它丢到阁楼上去了，一直尘封了二十五年。

我与罗伯特·A. 海因莱因只有几面之缘，那还是在1976年和1977年的世界科幻大会上，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关于他的私藏秘闻告诉你们啦——不过西奥多·斯特金有。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某一天，斯特金身心俱疲，他连一篇可以换钱的故事都拿不出了，债主整天紧追不舍，他简直万念俱灭……于是，他给海因莱因写了一封信诉苦。一个星期之后，他收到一封海因莱因的回信，里边有二十六个故事的梗概，还有一百美元的支票，让他暂渡难关，直到他又能发表故事赚钱。据斯特金说，在渡过难关之前，他写下并卖出了那二十六个故事。

我从未见过弗雷德里克·布朗本人。我知道他是在辛辛那提长大的，而过去的

1. 即罗伯特·谢克里。雷斯尼克在回忆老朋友时喜欢称呼昵称。

2. 博士的笔名就是E. E. 'Doc' Smith。

三十七年我就是在那座城市度过的，可是那里没有人记得曾经见过他。我还知道他曾长期在芝加哥工作，而我就是在那座城市度过了我人生最初的三十三年，可我也在那里也从未听谁说过曾经认识他。但是我很清楚他的一个习惯，特别是在他创作那些神秘小说的时候（这类小说的数量远超他的科幻小说），他喜欢坐上一辆灰狗大巴，一走就是几百英里，甚至几千英里，直到他把故事的每一个细节都构思得清清楚楚为止。然后他就回到家里，坐下，飞快地把他在乡野旅途中已经烙印在头脑中的故事敲进打字机。

菲尔·克拉斯（笔名威廉·泰恩）在2004年世界科幻大会暨第四届诺里斯科幻大会的一场讨论会上告诉我了一件事。他当时是荣誉嘉宾。

有一次他交了一个新女友，就跟泰德·斯特金¹炫耀了一番，当时他们俩都住在纽约。斯特金迫不及待地让菲尔把那个姑娘带到他的公寓来吃顿饭，说他和妻子会准备一顿丰盛的宴席，而且还会向那个姑娘夸耀菲尔如何杰出、如何举足轻重。菲尔满心欢喜地答应了。

可有件事菲尔不知道，泰德和他当时的那位妻子都是裸体主义者。那天，菲尔带着女友走到泰德公寓的门前，叩响大门。门开了，迎接他们的是泰德和他妻子，一丝不挂。泰德夫妇热情地迎接了他们，并领着他们去了餐厅。

菲尔的女朋友偷偷跟菲尔说：“你没跟我说必须要穿着衣服用餐啊！”

说到用餐么……

在我们的第一届世界科幻大会，就是1963年的第一届迪斯科科幻大会²——当时我二十一岁，我那位至今依然美貌动人的娇妻卡萝尔当时年方二十——兰道尔·嘉莱特邀请了一帮新作家以及他们的配偶一起聚餐——他请客。然后，在吃甜点的时候，他满怀歉意地告退说自己要去跟代理人谈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位代理人刚好从这家饭馆前路过。于是，他就这样离开了桌子——那天我们再没见到他。我们这帮傻小子就只能傻眼了，自己掏腰包买单吧（这可是一家豪华餐厅，我们当时还都是一文不名的穷小子，而兰道尔本人吃了菜单上最贵的菜，喝了最贵的酒。）

时钟往后拨三年。兰迪³在特里科幻大会（即1966年克利夫兰世界科幻大会上）上认出了我和卡萝尔，当即力邀我们俩吃饭。我们答应了。用甜点的时候，卡萝尔告退说要去给鼻子补补粉，而我正好想起来要打个电话。我们两口子就这么溜了，留下兰迪买单，反正是他说的要请客嘛（不过，在我随兰迪出去用餐之前，鲍勃·布罗切、鲍勃·塔克尔以及其他一些人早就跟我打过招呼，说兰迪肯定不会打算付账的）。

1. 即西奥多·斯特金。

2. 世界科幻大会 WorldCon 始于1939年，每一次按照举办地不同又作专门命名，1963年是第一次在华盛顿特区（Washington D. C.）举办，因此命名为第一届迪斯科科幻大会 DisCon I。

3. 即兰道尔。

又过了一年，到了1967年纽约的世界科幻大会，也就是第三届NY科幻大会。开幕式的晚上，兰迪在房间另一头老远就认出了我，立时义愤填膺、满脸通红，连声大喊：“雷斯尼克，我再也不会跟你一起吃饭了！”

随即，在场的每一位专业作家和每一位粉丝，但凡被他坑过吃白食的，立刻向我报以热烈的掌声与喝彩声。

让我以一位仍然在世的大家来收尾吧。这位的身份可不一样——他一直是我的好朋友，星云奖大师，世界科幻大会荣誉嘉宾——罗伯特·西尔弗伯格。

当鲍勃开始效力于《惊异科幻》的时候，约翰·坎贝尔拒绝了他最初的几篇故事，而经常与鲍勃合作写作的兰迪·嘉莱特（他俩共同的笔名是罗伯特·兰道尔）提议说，坎贝尔不喜欢犹太人的名字，于是鲍勃改用“凯尔文·M. 科诺克斯”的笔名投了一稿，坎贝尔果然用了。

很多年间，他卖给坎贝尔的故事都是用科诺克斯和西尔弗伯格的名字。过了些年，约翰·坎贝尔问他为什么要用笔名，鲍勃老老实实告诉了他原委。坎贝尔说道：“你听说过艾萨克·阿西莫夫¹这个人吗？”

然后，当谈话快要结束，鲍勃准备起身离开的时候，坎贝尔问他世界上那么多笔名，他干吗要用凯尔文·M. 科诺克斯这个名字，鲍勃答道，这是他能想得出来的听上去最像新教徒的名字了。

最后，他都出门了，坎贝尔又问他，“M”是什么意思。

鲍勃回答说：“摩西。”

你怎能不爱这片天地？

1. 艾萨克，Isaac，是犹太人常用的名字。

牢狱之花

THE FLOWERS OF AULT PRISON

[美] 南希·克雷斯 Nancy Kress 著
denovo 译

南希·克雷斯出生于1948年1月20日，自1976年开始自己的创作生涯以来，她先后获得了6次星云奖、2次雨果奖，以及坎贝尔纪念奖和斯特金奖。本文为1997年西奥多·斯特金纪念奖及1998年星云奖“最佳短篇小说奖”获奖作品。

denovo (1978-2017)，本名徐海燕，哥伦比亚大学基因学博士，资深潜水员，科普作家，知名科幻译者，代表译作有：《出卖月亮的人》《奇点天空》《神经漫游者》等。2017年9月，热爱潜水的她在唐山潘家口水库参与潜水项目时不幸遇难，年仅39岁。

在2007年成都举办国际科幻奇幻大会期间，denovo曾担任南希·克雷斯的随身翻译，二人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在得知denovo的悲讯后，南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denovo是个非常优秀的人，她遇难的消息令我非常难过。虽然这不可能了，但我总是觉得，自己还能再见到她。”

在denovo逝世一周年之际，我们特别选登这篇denovo十年前的译作，以表达我们深切的怀念。

感谢她家人的授权。愿生者安康，逝者安息。



插画 / 阿茶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妹妹安恬地躺在我对面的床上，手指微微弯曲，笔直的双腿好似依林德树。她漂亮精致的小鼻子优雅地翘着，比我的好看多了。她的肌肤如鲜花般光洁，但毫无生机。她已经死了。

我滑下床，晃悠悠地站起来。我早上起床时总会有些头晕，一个来自地球的医生曾说我这是血压过低。地球人常说这类莫名其妙的话，比如“空气太潮湿了”。空气就是空气，我就是我。

我就是我，一个杀人凶手。

昨晚我除了水没喝别的，可今早还是有些口臭。我跪在妹妹的水晶棺前，险些打了个哈欠，幸好我及时抿住了嘴，这引得我一阵耳鸣，嘴里的味道也更难闻了，可我总算是没有在阿诺灵前失礼。她是我仅有的姐妹，也是我最亲密的朋友，直到我任凭幻象将她取而代之。

“还有两年，阿诺，”我说，“差四十二天。然后你就自由了，我也一样。”

阿诺自然没有回答，没那个必要，她和我同样清楚她何时才能下葬，直到那时，她的尸身才能脱离药物和水晶棺的拘禁，解放出来，归于先祖。我认识一些人，他们的亲人也在赎罪拘禁当中，他们说那些尸体会怨愤报复，令家人噩梦连连，苦不堪言。体贴的阿诺并不会骚扰我，令我画地为牢的，从来只有我自己。

我做完晨礼，跳起身来，晕乎乎地向厕所踉跄走去。昨晚我似乎并没有喝佩迩酒，现在却觉得膀胱快憋炸了。

中午，一个信使骑着从地球进口的自行车来到了我的院子里。他的斜杠自行车款式优美、曲线流畅，显然是为本星球市场特地进行了改良。那个面容阴沉的信使可就没自行车好看了。那小男孩儿大概今年才开始工作，我向他微笑致意，他却避开眼光，一副不愿待在这里的样子。他要是老这么下去，多半能如愿以偿。

“邬莉·本加琳朋友的信。”

“我就是邬莉·本加琳朋友。”

他皱着眉头把信递给我，骑上车走了。我明白他那恶劣的态度并不单单是在针对我。和我的邻居们一样，他绝对不知道我的身份，否则我待在这里也就没有意义了。在争取回归真实的过程中，我首先需要假装自己是完全真实的。

这封信毫不花哨，只是公式化地做成了圆形，上面盖着一枚政府通用印章。这样的信可能来自税务部、民政部或者礼仪部，不过我知道，这些机构在我回归真实之前不可能发信给我。这是来自真赎部的传唤令，他们又要给我派任务了。

也差不多是时候了。我完成上个任务后，已经在家待了快六个星期了，整天侍弄花草、擦洗盘碟，还试着画一幅画，重现上个月出现的六月同辉的美景。我画得很烂，是时候接受下一个任务了。

我整理好肩袋，吻过妹妹的水晶棺，锁上了门。我从车棚里把自行车推出来，可惜我的车没有信使的车那么曲线优美，然后沿着尘土飞扬的道路向城里骑去。

弗拉卜里特·布瑞米丁朋友看起来很紧张。这让我觉得很有趣，布瑞米丁朋友通常冷静自制，属于那种永远不会被幻觉影响的人。他之前给我分配任务时，从不会小题大做。可是现在他竟然无法安坐，反而在小办公室里走来走去，房间里堆满了文件、造型夸张令我不顺眼的石像以及没有吃完的食物。我对这些残羹冷炙不予置评，对他的来回走动也没有意见。我对布瑞米丁朋友除了深深的感激之情，还颇有几分喜爱。他是真赎部里唯一愿意给我机会、让我重归真实的人，另外两位法官都判我永久死亡，没留任何赎罪机会。其实，关于自己这案子我本不应知道这么多，但我就是知道。布瑞米丁朋友是个矮壮的中年人，颈发刚刚开始发黄，灰色的眼睛显得很和气。

“本加琳朋友。”他终于开口了，却又止住了话头。

“我时刻准备为您效劳。”我轻柔地说着，以免让他紧张的情绪火上浇油。但我的内心却愈发沉重，这事看起来有点蹊跷。

“本加琳朋友，”他又顿了一下，“你是个密探。”

“我时刻准备为共享真实效力。”虽然大吃一惊，我还是重复了一遍。我当然是个密探，我干这行已经两年零八十二天了。我害死了我的妹妹，所以要一直充当密探，直到完成赎罪，那时我才可以重归真实，阿诺也终将获得自由，回归先祖。布瑞米丁朋友明明是知道这些的。我以前的任务都是他分派的，从最初简单的伪币案到最近的婴儿盗窃案。他也知道我是个很好的密探。他究竟是怎么了？

布瑞米丁朋友突然挺直了腰，却没有与我视线相对，“你是个密探，真赎部有一个新任务给你，地点在渥利特监狱。”

原来如此。我呆住了。渥利特监狱关押的不是普通的盗窃、欺诈、拐卖儿童之类的罪犯，而是那些不真实的家伙，那些屈于幻觉、自以为不属于共享真实，从而对他人最具体的实体——也就是别人的身体——犯下罪行的人：伤害犯、强奸犯、谋杀犯。

就像我。

我感觉自己的左手颤抖起来，我努力稳住它，不愿表现出内心受到的伤害。我曾以为布瑞米丁朋友对我的印象还不错。世上当然没有“局部赎清”这种事——一个人要么真实，要么不真实——但是我心里总是隐约以为，布瑞米丁朋友能认可这两年零八十二天里我为了重归真实做出的一切努力。毕竟我是那么呕心沥血。

他一定从我脸上看出了什么，所以很快地说：“朋友，不好意思给你分配了这么个任务。我希望能给你一个好点儿的，可萨洛城点名要你来干这个。”原来是首都那边点名要我啊，我的心情稍稍好了一点儿。“他们还授权我通知你：这个任务有额外补偿。如果成功了，你的赎罪期会马上清零，你可以立即恢复真实。”

立即恢复真实啊。那我就又能问心无愧、完完整整地作为此界的一员而存在了。我有权生活在共享人性的真实世界里，自豪地昂起头来。阿诺也可以入土为安了，她那洗去药水的身体得以重回此界，而她甜美的灵魂则能与我们的先祖团圆。阿诺，她也能够因此重归真实了啊。

“我接受。”我告诉布瑞米丁朋友，然后严肃地说，“我时刻准备为我们的共享真实效力。”

“本加琳朋友，你同意之前，还需知道另一件事。”布瑞米丁朋友又不安起来，“疑犯是个地球人。”

我从来没有监视过地球人。当然了，渥利特监狱也关押着那些被判为“不真实”的外星人：地球人，堕星人，还有古怪的小呼呼哈人。问题是，虽然外星飞船陆续进入此界也有三十年了，但外星人究竟真实与否，这个问题还颇有争议。他们的身体显然是存在的，因为他们明明白白出现在我们眼前。可是他们的思想太混乱了，几乎可以断定，他们无法认知共享的社会真实，简直跟那些一直不能明白事理、最终必须被销毁的可怜孩子一样，

毫无真实可言。

除了贸易往来，我们此界人通常并不搭理那些外星人。特别是那些地球人，他们出售的东西非常有趣，比如那些自行车，而他们索要的东西却并无用处，大都只是非常浅显的知识。但是这些外星人到底有没有灵魂，能不能认知并且遵从一個与其他灵魂共享的真实？学术界的争论从未停止，这种争论甚至在集市广场和佩迩酒馆里也时有耳闻——我就是在那里听到的。我个人认为外星人也可能是真实的，我不想做顽固不化之人。

我对布瑞米丁朋友说：“我愿意监视地球人。”

他高兴得直摆手：“好，好。你会比疑犯早一个卡普月进入渥利特监狱。请使用你的主要伪装身份。”

我点了点头，而布瑞米丁朋友心里明白，这对我来说并不容易。我的主要伪装身份其实正是事实：我两年零八十二天前杀死了自己的妹妹阿诺·本加琳朋友，这种行径不真实的程度已足以判处永久死亡，永远不能与先祖团聚。唯一伪装的部分是“我犯罪后潜逃至今”。

“你刚落网，”布瑞米丁朋友接着说，“被送到渥利特监狱服死刑的第一阶段。你的档案上会有相应记录。”

我避开他的目光，又点了点头。死刑第一阶段在渥利特监狱执行，等时候到了，就会进入死刑的第二阶段，也就是被拘禁在浸泡着阿诺的那种药水中，而且永远无法获释——永远！这要是真的会怎样？我会发疯的，而很多人也的确就这样疯掉了。

“疑犯名叫卡瑞·沃特尔斯。他是个地球医生，为了研究真实之人的大脑功能，杀害了一个此界儿童。他被判永久死亡，但是真赎部相信有一些此界人在与他合作。在此界的某个地方，有那么一批丧心病狂的人，不惜杀害儿童来研究科学。”

一时间我觉得整个房间都摇晃了起来，连布瑞米丁朋友那些难看的雕像上的夸张曲线也扭动不休。不过我很快控制住了自己。我是个密探，优秀的密探。我能行。我在为自己赎罪，也在解救阿诺。我是个密探。

“我会查出这些人是谁，”我说，“查出他们在做什么，身在何处。”

布瑞米丁朋友冲我笑了笑，“好。”他的信任正是一份共享真实：在没有谎言和暴力的情况下，双方达成了共识。这正是我需要的。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可能是我能得到的最后一份共享真实了。

那些被判处永久死亡的人，只能靠孤独的幻觉度日，他们是怎么熬过来的？

渥利特监狱里一定有很多疯子。

去渥利特监狱要经过两天艰难的骑行。路上我的车掉了颗螺丝，我只好把它推到下一座村庄。那个自行车铺的女老板虽然能干，却很刻薄，属于那种一门心思想要从共享真实里挑刺儿的人。

“还好这不是一辆地球产的自行车。”

“还好。”我说，不过她没有听出我的嘲讽。

“那些卑鄙而没有灵魂的罪人，他们正在慢慢腐蚀我们呢。我们根本就不应该让他们进来。政府本该保护我们，不让那些不真实的渣滓祸害我们，哈，这可真是个笑话。你这螺丝的尺寸可不标准。”

“是吗？”我问。

“是啊，要另外加钱。”

我点点头。车店的后门敞着，两个小姑娘在一丛茂盛的月亮草中玩耍。

“我们就该杀光那些外星人，”她说，“在他们彻底腐蚀我们之前先下手为强，消灭他们，没什么好丢人的。”

“唔……”我含糊应着。密探应当低调，不该搅和进政治争论里。比那两个孩子还高的月亮草在风中优雅地伏低了身子。其中一个小姑娘有着长而秀美的棕色颈发，另一个却没有。

“好了，这颗螺丝就能固定得稳稳当当了。你从哪里来？”

“萨洛城。”密探从不会暴露自己真正的家乡。

她很夸张地抖了抖，“我永远不会去首都的，那里外星人太多了。他们只会毫不犹豫地破坏我们对真实的共享！一共三块八，谢了。”

我想说“除了你自己，没有人能破坏你对真实的共享”，但没有说出口，只是默默地付了钱。

她瞪着我，也瞪着这个世界，“你不相信我说的关于地球人的话。可是我心里门儿清！”

我骑上车离开了，一路穿过鲜花盛开的乡野。天上只有月亮卡普，它正从太阳对面的地平线上升起，那皎洁的白色月光，一如阿诺的肌肤。

我听说地球人只有一个月亮。他们那个世界里的共享真实与我们的相

比，大概只能相形见绌——因为他们的没有这么圆润，这么饱满，这么温暖。

他们会嫉妒我们吗？

渥利特监狱位于南海滨内的一处平原。我知道此界里别的岛屿也有自己的监狱，就像他们都有自己的政府那样，但只有渥利特监狱是用来关押不真实的外星人和此界人的。此界的这些政府为此达成了一项特殊协议。外星政府曾对此提出抗议，当然，那不过是在自讨没趣。不真实者毕竟是不真实的，任他们四处游荡的话太危险了。再说，反正那些外星政府都远在天边。

渥利特监狱巨大而丑陋，整个儿就是一块四四方方、毫无光泽的红色石头，半点儿曲线也看不见。一个真赎部官员接待了我，并把我转交给两个狱卒。我们进入一扇戒备森严的大门，我被锁在自己的自行车上，我的自行车又被锁在狱卒的车上。他们领着我穿过了一个尘土飞扬的大院子，走向一堵石墙。狱卒们自然是不会跟我说话的，我毕竟是不真实的。

我的牢房是方形的，边长是我身高的两倍。里面有一张床、一只尿壶、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门上没有小窗，其他牢房的门则全都关着。

“犯人什么时候集体活动？”我问道，不过狱卒当然不会回答。我又不是真实的。

我坐在椅子上干等着。没有钟很难判断时间，不过我估计自己还是无聊地度过了好几个小时，才听见一声锣响。我的门向上滑去，收进了屋顶。那些绳子和滑轮都是从上面控制的，在牢房里面是够不到的。

走道里挤满了魑魅魍魉，其中有男有女，有的颈发已经发黄，他们眼眶深陷、老态龙钟、步履蹒跚。有的却还年轻，他们大步流星地走着，步伐中透露着颇为危险的愤懑与绝望。此外，还有外星人。

我倒是见过外星人，但从没一下子见过这么多。堕星人身量和我们相近，但肤色黝黑，就像被他们那遥远的太阳烤焦了似的。他们会留很长的颈发，把它们染成古怪的亮色，尽管他们并不是在监狱里染的。地球人根本没有颈发，他们的毛发长在脑袋上，有时它们会被修剪成花哨的曲线，看起来还挺漂亮。地球人身材高大，有点吓人，他们的行动也很缓慢。阿诺在被我杀死前曾经上过一年大学，她告诉过我，在地球人自己的世界上，他们觉得自己要轻一些。我听不明白，不过阿诺很聪明，所以这多半是对的。